



爱的沉

謝 璞 著

深沉的爱

謝 璞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2

深沉的爱

著 者 謝 庚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953毫米 1/32 印张：2 3/4 字数：39,000

1962年1月第1版

196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8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78·1899

定价：(八)0.22元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收有短篇小说四篇，都是反映农村生活的，主要描绘了具有新的思想品质的新人形象，同时也表现了农村新的生活风貌。《深沉的爱》一篇，描写了一个纯朴、慈爱的老农民如何爱护公社、关心集体的生动事迹。《磨斧专家》描绘了某县委下放到农村担任生产队长的一个领导干部的动人形象，写出了他如何以实际行动贯彻党关于关心群众生活的指示，从而教育了基层干部。《辣椒寨的春天》塑造了一个生产上有着高度干劲、钻劲、诚实、浑厚的青年农民的形象。《玫瑰宴》则描写了公社社员改造自然条件的壮志和为之而来的思想品质。这四篇短篇小说中，~~前两篇是作者~~发表的小说中精选出来的，作品格调朴素清新，有较浓郁的乡土气息。

目 次

深沉的爱	1
磨斧专家	19
辣椒寨的春天	39
玫瑰宴	62

深沉的爱

有一个女同志最近收到一封很长的家书，是在中学念书的妹妹写来的。她把它贴在工厂俱乐部的“百花园”里。

……我曾经生过你的气，赌气在一年之内不给你回信，当然更谈不上主动地给你写信。因为我是这样想的：春节前你既然答应回来看爹，同我们在家里一起过年，而且说的那么恳切，还叫我到车站来接你。我把消息告诉了家里所有的人，家里人谁不高兴呀！七十来岁的爹，亲自剥了大半夜花生，并动员我帮忙，他说：“满妹子，你四姐姐最爱吃香花生米，来剥一剥吧。”我呢，忙得满院子转，这边才剥上花生，三嫂和二嫂又在那边叫我：“满妹！快来呀，来出个主张吧。”我匆匆跑了过去。三嫂说：“我们拿不出主意了，你四姐姐是不是喜欢吃叫鸡？要不喜欢吃，就另杀一只生蛋的！”二嫂说：“我好象记得她说过一次，她说：‘我呀，最喜欢吃叫

鸡’，可又好象不是她说的！”结果听了我的意见：叫鸡和生蛋的鸡，各杀一只。老爹爹第二天还摸着滑溜溜的泥浆路，到供销合作社买蒸鸡的红枣，他逢着熟人便说：“我家里四妹子要从工厂回来过年啦！”谁知大家到头空欢喜一场，接着你一封写得歪歪斜斜的信，说你改变了回家计划，要参加一次特别有意义的活动。就这样使得家里人个个没趣。尤其是爹更是难过，我从他脸色上看出来的。当时我很武断地向全家揭破你的“诡计”（至少我一个人认为是“诡计”）：

“分明是有她的打算，说不定爱上了一个什么毛头毛脑的小伙子了，而且一定长得不漂亮。不帶他一起来，怕过意不去；帶他来，又怕我们羞她，所以她就不敢回来见人！”

当时二嫂和三嫂都笑起来，好象有一点儿相信这是真理，只有那个经常跟我“闹对立”的三哥站出来替你辩护。

后来从各方面想了想，又觉得没有必要生那么大的气。就这样，成见慢慢化除了。請原谅吧，我在全家面前攻击你，这是由于太希望你回家来的緣故。我相信你会原谅我的！我不是已经向你坦白了吗？今天我特别兴奋，因为小考中，物理、代数和文学这三门我又得了“5”

分。我有充足的精力来写我所要写的一切……

你说你很想更多地了解人民公社的一些有趣的新人新事，每一封信你也同时真诚地问到了老爹爹的身心是否健康、快乐。那好吧，就让我来讲爹爹吧。他的雪一样的眉毛、端正的长脸上处处是慈祥……唉呀，真笑话了，我忘记了听故事的就是故事中主角的四丫头，肖象当然就用不着刻画了。习惯了，就忘不了，因为文学老师说过：写人物，应当适当地描写人物的外形……

我不应该瞒着姐姐：爹是老了，用爹有时候烦恼自责的话说吧，“老得象个熟桃子一样了”！特别使他难过的是眼睛不行了，不久前大哥回来，站在他面前丈八地远，他就无法认出大哥来。平时吃饭，比如桌上摆一碗精肉丝炒豆腐干，爹就只能夹着容易上筷子的豆腐干，因为他已经不能清楚的看清碗里面是什么东西了！家里人都暗暗替爹难过哩。四姐，过去你是个爱哭的人，性情太温柔、太文静，但不知现在怎样？也许你听妹这么一说，会伤心吧？你用不着难过、伤心，人老了，自然是不如年轻人强健的；但爹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儿辈骄傲……

爹那个老习惯还是没有改变：瞒着我们，他照旧那么迷信。今年大年初一，我们在家里

的人一块吃团圆饭，把两只四方桌子摆拢，摆满了酒菜，照习惯关着大门，点上两支大红烛来照着吃。我跟爹坐一条凳子，吃饭时，我见他在动筷子之前，趁着大家没注意，把半碗糯米饭藏在一个筲箕背后，我假装没看见。饭后，三哥带着健健、平平、梅梅和豆豆这一伙侄子们到大门口去点鞭炮玩，当三嫂没注意他的时候，他还同小家伙们唱了几句戏（我始终认为三哥还象个大娃娃，所以他在我面前威信总是不太高）。可父亲呢，却不见了。藏在筲箕背后的半碗糯米饭也不见了。我就同二嫂去“侦察”。

我们在后龙山左边公社的大果园里发现了爹爹。

爹爹手里拿着一把砍柴的刀，我们见他向着果树干上轻轻砍了一刀，我惊得几乎喊叫起来，幸亏被二嫂一手给捂住了嘴巴。爹把果树砍了一刀之后，又躬腰从地上那只糯米饭碗里抓了几粒饭填进刀伤口，口中好象还念念有词哩，就是听不清。我同二嫂蹑着脚走近爹一点，只见爹向第二棵果树轻轻一刀，又给填了几粒饭，原来爹是这么说的：

“你多吃一点年欢饭，多结一些甜蜜果。”

我们立即弄清了，是爹爹在节日里给果树拜年，希望公社今年的果子大丰收！我把二嫂

轻轻拉一把，为了不让爹受惊，我们就溜回来了。我们是这样想：爹认为这样好，你又何必硬要去说服他呢？反正对树不会有害。

不过，当爹回来之后，还装出那么个没事人的时候，我和二嫂就不得不点破他一下子了。我说：

“爹，你一放了碗就不见了，叫我们好找的！”

“我到后龙山看了看出太阳，”爹瞒着我们说：“天晴稳了，这正是访亲拜年的好天气！”

我和二嫂噗哧一声笑起来。我把二嫂一只手当做一株果树，模仿爹爹给果树拜年的动作做了一下，并笑不成声的说：

“你多吃一点年欢饭，多结一些甜蜜果。”

爹爹慈祥的脸上，煞一下弄得绯火子红，不好意思地走到孙儿孙女们那里去了。从道理上讲，他早就承认迷信是不对的，但往往有许多事情，总是瞒着我们干。

去年端午节这一天早上，他因为“心气痛”（胃病）起不了床，饭也吃不下，闹得几个嫂嫂很着急，一洗了碗，就派三嫂到中医联合诊所去请医生，大嫂还托人给买五角钱的龙眼和砂糖给爹泡水喝。可是等到三嫂把医生请来了，把龙眼和砂糖买来了，爹却不在床上，这真是奇怪。

大家便屋前屋后喊，还是不见影子，医生等得耐不住，催着说：

“快去找吧，我还有几个地方要去探脉哩。”

找呀，找得我们好苦，后来在对门山那边蚂蝗壠找着了爹爹。他戴一个棕丝笠笠，背一个大鱼篓，弯着腰在禾田里拣田螺，已经拣满了一篓子了。

大嫂急得手舞脚舞，顾不得大小，生着他的气：

“爹爹！家里还少了菜吃？要你来检田螺？见你老人家有病，跑了老远把医生请来了，可你却不惜身子到这里来熬太阳！爹，快回去吧，医生等的不耐烦了！”

爹爹直起了腰，吐一口气，用黑红的手臂擦一下脸上的汗，慢慢地说：

“老毛病了，要请什么医生，痛一阵它会好的！”说着，又弯下腰去，拣起脚边的一个酒盏大的田螺。我把田螺抢过来，一摔几丈远，同时伤心地用从来没有过的火气冲着老爹爹发脾气：

“难道您的身体贱得不如一个田螺吗？依我的脾气，我要把您所有的田螺倒掉……”

现在回想起来是太过火了！但爹却说：

“好好一个丢了干什么？端午节的田螺是药王菩萨下过药的，是亮眼睛的良药。”他又把

一大篓田螺递给我：“满妹崽，把这个给孤寡十三奶奶送去，给录公公也送一点，他们的眼睛很坏，吃了这些，会光明一些！”

我猛然一下，全身热血奔腾，觉得爹爹一座塑象一样的立在我面前。他是多么善良啊，病中竟能念念不忘地为他人幸福着想，趁着“药王菩萨下药的日子”，熬着炙热的太阳来拣田螺！来拣“亮眼睛的良药”。可他忘记了自己的眼睛也有火气，有相当严重的毛病，也应该吃“亮眼睛的良药”。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，只见大嫂平静地说：

“你老人家自己呢？”

“噢，不错，我也该拣一些吃；等医生给看了病，我再来拣吧！”说着，跟在嫂嫂背后一步步走回去。

“难道十三奶奶是我们家的至亲密友吗？”在给十三奶奶送田螺去的路上，我这样想了想。我自己立即又作了答复：“不，远房的奶奶了。爹平时并不喜欢这十三奶奶，因为十三奶奶多嘴的脾性是爹最讨厌的！”

四姐，你说这是为了什么呢？你能答复吗？

爹爹关心人的事多着哩。譬如当他发现山路两旁长着的野刺伸出来，他就会用刀细细的把它们削掉，他说这样就免得撕破过路人的衣

服。只要他能有一点点能力为人家增加些方便，他总是很高兴的，有时候甚至弄出笑话来。

有一次，他上街剃头，在理发店听到一个土郎中介绍了一个“秘方”，他就回来四处宣传，希望这“秘方”能够在本村起些作用。他如获至宝，逢人便说：

“做娘的生下了娃娃，如果衣落不下来，有一个好办法：你们去摘一朵荷叶，用火熬烤燥，和开水吞下去，衣就马上会落下来。”并且特别郑重说明：“摘荷叶要摘完全的，如果是缺了的，没吞下一朵完全荷叶，衣就不会完全落下来的。这是人家思想通了，传出来的祖传秘方……”

他一直讲了多少遍，使全村人都差不多听到他的宣传了。三哥不信这一套，顶了他几句：

“人家又有什么根据？你这样宣传，又有什么把握？谁敢担保一朵荷叶就有这样大的效力？人家听了你这一套宣传，要是落不下衣又怎么办？现在医药条件那么好，还靠这一套？”

这时候，爹才发觉有些不妥了，一边思考一边说：

“他说出来，该是经验过的吧！”

从爹这时候的脸色来看，好象他又在担心这“秘方”会不会起作用呢。

过了不久，村里有个生孩子的衣落不下来，

在吃药的同时，又照“秘方”。吃了一朵荷叶的粉末，果不然，衣很快就落下来了。但这也不一定归功于“秘方”呀。可是那产妇的婆婆硬说是“秘方”的功劳。爹听了深深地吁了一口气，揉一揉雪白的眉毛说：

“见了效我就放心了，自从传给大家听了之后，我家三伢崽提了几句，我就怕成不了人家的事，反而误了人家的事，那我就太对不起人了！这一向一想起这事，我就有点后悔呢！”

从此，在一些老婆婆嘴边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出去，添油加醋一番，竟说爹是个“催胎”的“能手”，这真是天大的误会！慢慢的，有一些人又说爹最会给牛犊治病，并且说任何牛犊子到了他手上，百病都可以化为无病！

记得是去年冬初一天天亮前，我们全家还没起床，就有个人在我家门前大叫大擂：

“谷公公在这个屋子里住吗？”

爹在床上接话：

“是的，有紧要事吗？”只听见爹一面说话，一面拔鞋子，推凳子，摸着向大门走去。

三哥很机警，爬起来，亮着手电筒先去开门。

进来的人是个老头，他喘着气说：

“我们是——是刀弯村的，社里老水牛生了

个筷子，可它一落地就躺倒在地上，几个时辰了，还爬不起来，社里的财产，多可惜！我我，求你老人家辛苦一下，帮着去救救这个小宝贝！”

他这么一说，象踩响了一个“笑地雷”，我们全家人都笑了起来，平平 and 豆豆都被笑声惊得哇哇大叫。我笑痛了小肚，弯在被子里伸不直脚！

荒唐！简直是荒唐！

当那个来请“牛郎中”的人弄清真相之后，他也笑得颠颠倒倒，同时又不服输地问：

“可外边都讲你老人家是个好牛郎中呀！”

三哥倒是有点办法的，他对那人说：

“两里路外姜老老很里手，你去找他吧。”见那人面有难色，便说：“你找不着，放快点走，我带你去！”

一阵风似的，这个荒唐的笑话传遍了全村。

可过了不久，那个姜老老同爹却做了朋友了，时不时到我家里来玩，爹还请他喝一点点酒。

姜老老不过五十多一点，但牙齿脱了大半，头顶光秃，只有后脑上挂了一点夹白的头发，满嘴的山羊鬍子。

我们家里人都不喜欢他，他是个有名的爱钱鬼，过去同我家是没什么交情的。为什么我

们知道他落后呢？因为他在我家玩时老是这样说：

“……嘿嘿，錢米胀人不坏，可餓得人死，沒有它，你就只有喝西北风……”

“救一只牛犊子，不先给我两三斗米的錢，我就不愿意去讨那个麻烦……”

想想看，我们家能容得了这样的客人吗？我们真不明白爹爹为什么交这样个老头子。这使我们全家人都感到意外，爹是最恨那些爱錢鬼的。

姜老老来我家喝了六、七次酒之后，三哥向爹提意见了，他干脆地说：

“爹，这种落后分子，老上我家来，多不光彩，何必呢？”

我也站出来说：

“如果不是你老人家請来的，我真想用赶鸡的竹响杈赶他出去。”

“唉！别火气冲天！”爹这样笑眯眯地说：“这老鬍子有点本领，我是想跟他当徒弟呢！”

这一下可明白了，全家的人眼睛一亮，同时惊喜地问道：

“爹，真的？”

“是的，”爹说：“学会了，不也可以为公社出一点力吗？我小毛病多，眼睛坏，做別的重活，

大家不准，要是能给牛犊看看病，不也尽到一分力吗？”

我们儿辈都没有吱声，都用眼睛盯着他脸上深刻的皱纹和雪白的鬚眉。只听见爹继续说：

“大家都为社会主义忙得昼夜不眠，汗水长流，我偏偏逢着是这把年纪，加上眼睛又这么差，动不动就这里痛，那里痠，这些病都是蒋介石几次抓伢子折磨成的，恨得我咬牙。我哪一天不在想着主意，总希望找到一门为社会主义出力的活……现在我总算立下个志愿，请到一个师傅来教了。姜家伙计他已经答应我，过一个时候他会传秘方的！你们都以为他是个疙瘩脑袋吗？不会吧，我虽然见识浅，可我还想扶助他一把，讲些新见识和新社会的道理给他听。我要是把他扶助过来了，他不是可以更加劲为社会主义出大力吗？”

爹说用新道理新思想去向姜老老灌输，我们是相信他的力量的。爹是个最明大义的人。每次三哥从社里开会回来，爹差不多都要问一问：

“什么样个会，政府有什么新政策了？”

有时候三哥回答得太简单，他就问三嫂或我。我已经成了他的一张“世界新闻”，他老人